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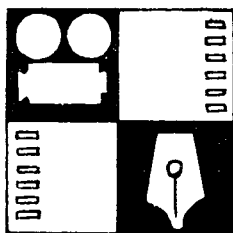
江西电影剧本新作选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编
中国电影家协会江西分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

I235.7/96



江西电影剧本新作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79654



879654

江西电影剧本新作选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
中国电影家协会江西分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九江第一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18.5印张 382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 10110·217 定价1.28元

目 录

仇 侣 杨佩瑾 (1)

〔附录〕从宗族世仇到革命情侣 杨佩瑾

——《仇侣》创作琐忆

南昌起义 李洪辛 吴安萍 (103)

徐海秋 周大功

〔附录〕参加创作《南昌起义》的回顾 吴安萍

血沃中华 方兰 周毅如 孙勃 (198)

〔附录〕从生活到创作 方兰 周毅如 孙勃

他爱谁? 毕必成 (296)

〔附录〕从头越 毕必成

——写在《他爱谁?》上映之前

庐山恋 毕必成 (363)

〔附录〕生活·启迪·新路 毕必成

——《庐山恋》创作经过及点滴感受

赛 虎毕必成(433)

〔附录〕灵感·情感·真实感.....毕必成

——《赛虎》创作札记

乡 情王一民(495)

〔附录〕表现人的灵魂美.....王一民

——关于《乡情》的写作

仇 侶

杨 佩 瑾

序 幕

在沉闷的锣声中，“东塔二龙堂”的巨大灯笼徐徐升起。

旗杆上，跪绑着一个黑布蒙眼的老人，背插箭牌，上写“旋风支队赤党分子曹有根”。

一座古老的宝塔耸立在旗杆后面。塔窗里伸出一杆杆步枪的枪管。

塔下石阶上，二龙堂族尊赵守愚戴着老花镜，庄严地宣读着：

“双塔镇东塔团防局暨二龙堂族尊会议，民国十七年夏月，为斩决赤党分子曹有根晓谕乡里周知。照得曹犯，现为西塔客籍流民，实乃旋风支队赤党。啸聚客民，持械抢占珍珠潭头，强行筑坝改流，断我东塔风水命脉，重演丙寅年惨剧……”

宣读声中，人群里，头包白布的女人在低声哭泣，臂缠

吊带的受伤者对曹某怒目而视，有人叹气，有人木然……

忽然，人群骚动起来，纷纷回头张望。

小溪对面，另一座宝塔旁边，旗杆上迅速升起一面杏黄旗，上书“西塔八仙会”字样。锣声急促，塔下苕麻田里，拥出一大群持械的男女老少，叫喊着奔向溪边。

东塔人群惊惶起来：“西塔人！西塔人来了！”

四、五匹马驰出西塔人群。为首的白马上是一个矫健的短装女子，背剑握枪，跃马跳入浅溪，直奔东塔。

东塔人群混乱，有人惊叫：“凤妹子！凤妹子！”

赵守愚抬头望望，沉着庄重地把黑漆手杖一举。

立时，东塔上枪声响了。

西塔人群中有人倒下，人们四散卧倒。子弹在白马周围溅起水花。

赵守愚威严地：“斩！”

一名族勇挥刀向曹有根砍下……

“爹——！”白马上的女子大叫一声，满面泪痕，举枪连击。子弹打中东塔旗杆，绳子打断。“二龙堂”大灯笼猝然落下。灯笼燃烧。急速推出片名。

第一章 远客归乡

—

株萍线上，一列客车从竹林荷塘之间鸣叫驰过。

列车尾部三等车厢里，靠窗坐着一个眉含英气的秀丽女子，颈上套着明晃晃的银项圈，机警的目光不时察看着车厢

中的动静。她就是凤妹子。

她对面，坐着大师兄铁拐李和他哥哥曹仲英。

留分头、额上有条刀疤的铁拐李，探出脑袋注视着车外，忽然回过头来说：“快到地方了，准备！”

矮壮的曹仲英站了起来。周围一伙袒胸露臂的壮汉，立即丢开正吃的西瓜，从坐位下面拖出一捆捆甘蔗。

两名挎枪的警察出现在车厢尽头。

凤妹子一声口哨。众人抬头一看，立即又把甘蔗捆塞了回去。

两名路警推着一个老倌子过来。

老倌子求告着：“长官，我实在是买了票的，钱包丢了，你行个好……”

“老棺材，少罗嗦，给我下去！”警察一推，老倌子跌坐在凤妹子旁边。

老人爬起来，惊慌地向众人拱手恳求：“先生大哥们行行好，帮个忙……”

警察又一推，老人跌到过道上。众人哄笑。

凤妹子忿忿地站起来，对曹仲英说：“哥，拿钱给我！”

“我有！”铁拐李忙站起来，伸手掏口袋。

一个镶金牙的瘦汉却嘲笑地对老人说：“喂，老倌子，想坐不花钱的车，得先拜我做师傅！”

众人又哄笑。

笑声中，忽然响起一个温和的声音：“老人家，我替你买票。”

笑声立即停止了。众人抬头一看，只见过道上站着一个

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带点孩子气的圆脸上浮着温和的笑意。他肩上用伞柄挑着一只藤篮，看样子还是刚刚上车。

年轻人拿出一块光洋递给警察。警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收起银洋，丢给老人一张车票。

老人感激地：“多谢你先生，用不了这么多……”

“算了，老人家，走吧。”那青年扶起老人，一同向前走了。

风妹子怀着油然而生的好感，望着那年轻人从她面前走过。她看到他肩后的篮面上写着“祖传中医”几个大字。

金牙仔轻蔑地：“是个卖狗皮膏药的。”

风妹子生气地瞪他一眼。铁拐李见了，扭过金牙仔的头，重重一按。

金牙仔吓得一屁股坐下了。众人哄笑。

警察喝道：“笑什么，打开行李，检查！”

二

列车行进着。块块稻田迅速移过。

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赵泉生，已经同老信子坐在另一节三等车厢的窗边。

老信子满脸皱纹，叹着气诉说：“……就为这，我才坐车到萍乡去找亲戚借钱，没想又碰上这样的事。唉，真背时啊。”

赵泉生小声问：“你儿子坐班房，什么罪名？”

老人左右看看，低声地：“不瞒你先生，团防局说他给旋风支队送了盐！”

赵泉生眉毛一动，同情地点点头。

三

尾部车厢里，两名警察翻看行李。

他们脚下，甘蔗捆轻轻晃动着。

凤妹子注视着警察，铁拐李望望车外，又望望警察，刀疤动了几动。

忽然，一个警察弯下腰去，伸手去摸甘蔗捆……

凤妹子一怔，突然站起来，提起一个藤篮，慌张地离位走了。

两个警察一齐转过头来望着她。

凤妹子走到过道中间，回头望望，又慌忙向前走去。

两个警察对看一眼，连忙跟了过去。

四

凤妹子沿着过道走来，在赵泉生旁边站住了，回头望望。

车厢头上，两名警察匆匆跟来。

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影，一回头，正与赵泉生打了个照面。

“你？”她眼珠一转，露出一种恶作剧般的淘气神色，突然将藤篮向他一塞，大声埋怨说：“你倒惬意！跑到这里来图凉快，让我在那里晒……”

赵泉生莫名其妙地：“你？……”

凤妹子坐到他身边，低声说：“帮个忙，拖住那两个黑皮。”她望望那两个警察，回头向他嫣然一笑，咬了下嘴唇：“就说我是……你的女人！”

赵泉生如坠云雾。他将她的藤篮放到架上，正要问话，

两个警察就到了跟前。

“就是你！”一个警察指着凤妹子，得意地：“哼，想溜？你到这里做什么？”

凤妹子：“找我男人！”

“你找男人？”警察看看赵泉生，怀疑地：“是你？她是你的……”

赵泉生用话岔开：“二位有事？”

警察：“把行李拿下来，检查！”

赵泉生望望凤妹子，伸手拿下了自己那个藤篮……

警察：“还有那个，哼，想溜？”

列车爬坡减速。

铁拐李指挥众人，迅速向车窗外扔下甘蔗捆……

一大堆药物乱放在坐椅上，旁边杂乱地丢着凤妹子的衣服用品。

一个警察失望地把藤篮一丢，没有好气地：“活见鬼，回去继续检查！”

铁拐李等还在拖出甘蔗捆……

凤妹子紧张地望着两个要走的警察，忽然急中生智，做出吃惊的样子：“哎，老总，我看你有病！不信，你问问我男人。”

那警察一愣：“哦，你看得出来？”

凤妹子暗暗捏了赵泉生一下。

赵泉生看看她。看到她那明亮的目光正恳切地望着他。他轻轻点了下头，向那两个警察转过身去，认真地说：

“老总，我看你目珠发暗，睛有淤血，莫非腰有阴伤？”

警察惊异地：“唔，你能治？”

赵泉生：“我有祖传秘方配制的膏药……”

铁拐李等推出最后一捆甘蔗，跳下车去……

赵泉生将一个膏药贴到警察腰上。另一个警察很感兴趣地看着。

那警察站起来，拉好警服：“郎中先生，下次坐车，你来找兄弟我。”

赵泉生：“还要请你多照应哪。”

凤妹子手里把玩着那个写有“祖传秘方”的膏药纸袋，尽力忍着笑。这时候，终于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她急忙扭过身子，用牙齿咬住纸袋……

五

夜，皓月当空。

赵泉生和凤妹子从一个僻静的小站里，同几个旅客一同出来。

他俩在一棵梧桐树下站住了。

凤妹子忍不住又笑了：“郎中先生，你可真有两下。”

“他的病可是真的。”赵泉生认真地说，“可你也把我弄胡涂了，你捉弄警察做什么？”

凤妹子：“我不告诉你。”

赵泉生：“你是什么人？”

凤妹子调皮地：“你别问。说了，怕吓死你这个秀才。”

赵泉生：“我不怕。”

凤妹子神秘地：“我是共产党！”

赵泉生当真吃了一惊：“你是共产党？”

凤妹子得意地：“怎么样？叫你别问嘛。你别怕，我这个共产党是好人。”

“好人？”

凤妹子点点头：“刚才火车上，你帮了我的大忙。本该好好酬谢你，可我没有带着钱……”

赵泉生忙说：“不，不用谢。”

凤妹子摸着颈上的银项圈，想了一下，取下来递给他：“这是纯银的，当得三块光洋吧？”

赵泉生生气了：“我说了，不要。”

凤妹子：“怎么，怕收共产党的东西？”

“女人家的东西，我没用。”

远处暗影中，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凤妹子听了，将手指放进嘴里，回了一声，又回过身来。

“你没有用，我送给郎中嫂子。”她调皮地说。

赵泉生老实地：“我……没有。”

凤妹子噗地一声笑了，忽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沉默了一下，她小声说：“你做郎中，会去双塔镇吗？”

赵泉生：“双塔镇？会。”

凤妹子望了他一眼，还是那样小声地：“你一定要到双塔来……”

远处又响起了口哨声。

凤妹子又回了一声。

“我叫凤妹子。你一定要来呀！”她又一次小声说，把银项圈往他怀里一塞，提起篮子，快步走了。

赵泉生拿着银项圈，追了两步，又站住了。

月光下，凤妹子快步走远。忽然，她转过身来，向他扬扬手，随即走进树丛暗影里，消失了。

赵泉生怅然若失。他拿起银项圈望望。项圈映着月光闪闪发亮。

“凤妹子？”他轻轻自语。

一个戴斗笠、穿布背心的中年汉子，推着一辆独轮车过来。他打量着赵泉生，又看看藤篮上的字，上前问道：“先生，去双塔镇吗？要车子不？”

六

独轮车吱呀响着，在山道上滚动。

赵泉生问：“你怎么猜到我是东塔人？”

中年人得意地：“我呀，就是这双眼睛厉害。我还知道，你叫赵泉生，回家来看你十二年没见面的姐姐玉莲。”

赵泉生一怔：“你是……”

“我是胡大化。你姐姐派来接你的。”

“大化哥，是你呀？”赵泉生惊喜地：“我姐姐活着？收到了我的信？”

“收到了。一见到你的信，她又是哭又是笑。咳，这些年，你姐想你，把眼泪都哭干了。”

赵泉生好一阵没说出话来。

胡大化：“你离家十二年，东塔和西塔又打了好多次冤家。

就是没有打听到杀你爹的仇人。上个月又打了一次，西塔人比我们多死五个，还被我们捉住了一个，当作共产党斩了。”

赵泉生吃惊地：“当作共产党？”

胡大化点点头：“西塔人气死了，正在偷偷地买洋枪，准备报仇呢。”

七

山路上。十来辆独轮车装着甘蔗捆，吱吱呀呀地行进着。

铁拐李、曹仲英走在车子前头，用草帽扇着风。

凤妹子走在车队后面，她手里把玩着那个“祖传秘方”的纸袋，沉思出神。突然，她噗的一声笑了出来，用牙齿轻轻咬着纸袋。

八

赵泉生跟胡大化走上一个松树岗。他左右眺望，心情激动。

山下，碧流如带，双塔对峙，把双塔镇分成两边。

近处，珍珠潭明亮如珠。

胡大化指着珍珠潭：“十二年前，也是为了争这个珍珠潭打起来的。你爹就是那一次被西塔人杀死的……”

赵泉生呆呆望着，眼前幻化出当年的可怕景象：

——东西塔男女老少象蚁阵似的，在坡上、潭边，用刀矛农器互相格斗，不时发出尖锐的惨叫声……

——爹提着药箱，替一个受伤的人包扎。有人喊：“郎中快回来，那是西塔人！”爹不理睬，继续包扎。一个矮壮少年冲来，扬起一把雪亮的匕首，刺进爹的后背……

——东塔人冲过去。少年逃走。十五岁的玉莲和十二岁的泉生尖叫着，冲到爹身边……

——泉生头包白布，跪在爹坟前磕头，满面泪水站起来，从姐姐手里接过包裹。玉莲拿出匕首交给他，哭着说：

“泉伢子，你记住，杀爹的仇人，他的名字叫冬瓜！你去外头学本事，早点回来给爹报仇！”泉生接过匕首，喊了一声：“姐姐——！”

……

“姐姐！”赵泉生忍不住喊出声来，泪水夺眶而下。

九

“泉伢子！”随着一声高叫，玉莲手提猪草篮从屋外奔进来，一看到快步迎出来的泉生，她忽然站住不动了。姐弟俩互相呆呆地望着。

“姐！”好一阵，泉生低低叫了一声。

玉莲嘴唇动了几下，颤声说：“你，你是泉生？”

“姐，我是！”

“泉伢子，是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低。

“是我呀，姐姐！”赵泉生忍着泪，努力现出笑容。

“泉伢子，我苦命的兄弟呀！”玉莲喊了一声，一下扑到泉生肩上，放声大哭：“这回我不是做梦吧？”

赵泉生泪水汪汪了。

玉莲放开泉生，奔到堂屋里，对着供桌上的爹娘瓷板画像伏案痛哭：“爹！娘！泉生回来了，泉生回来了！苦命的爹娘呀，你们听见么？”

门口，飞跑进一个提着小竹篮的细妹子和一个拿木头刀

的细伢子，一进门就站住了。

“云妹子，海伢子，快来叫舅舅！看，舅舅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胡大化忙叫道，拿起花花绿绿的果盒塞给他们。

“舅舅！”云妹子叫了一声，羞怯地一笑，躲到娘身后去了。

“舅舅！”海伢子转着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大胆地问：“我要一把刀，一把真的刀！”

赵泉生蹲下来问：“你要刀做什么？”

“杀西塔人！给外公报仇！”海伢子挥动木头刀，带奔带跑劈了几下，一头撞在娘身上。

玉莲拭泪微笑，一把拉住他，在圆脸蛋上亲了一下：

“好崽！说得好！下回舅舅给你买。跟姐姐玩去吧。”

姐弟俩捧着果盒跑了。

泉生问：“姐，我姐夫呢？大化哥说，我有个刮刮叫的好姐夫。”

玉莲望望大化，嗔怪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吹牛！”

胡大化乐呵呵地：“是呱呱叫的嘛！”

赵泉生：“大化哥，是你——？”

胡大化：“怎么样，你就没有看出来吧？可我一眼就看出你来了。”

“泉伢子，这些年你在哪里呀？”玉莲问着，又伤心起来。“可怜我多少回从梦里哭醒呀。”

赵泉生：“那年我没有走到武功山就迷了路，又生了病。幸好有位老郎中救了我，又收我做了徒弟。后来……写过几次信，可是南北兵打仗，信也没法寄呀。”

玉莲：“爹的仇，你没有忘吧？”

赵泉生打开藤篮，取出一个白布小包打开，露出了那把